

妃行天下
系列

0303

锦绣

JINXIU FEITU

不游泳的小鱼 著

她被他气沉了脸，正要发作，
他睁着清澈纯净的眼，
扯她衣袖，“娘子，你欺负我。”

妃途

下

『温情派』小说第一人**不游泳的小鱼**巅峰之作震撼上市
常年雄踞潇湘书院订阅榜TOP1，总订榜NO.5
小小庶女，机智如狐，玩了相府玩王府，权谋天下
一封婚书，逼嫁痴残妖孽相公，却谁知，
浓情入骨，痴爱缠绵，甜蜜一生



手机阅读



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
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www.girlbook.cn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锦绣如途

JINXIU RUTU

不游泳的小鱼 著

下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JINXU
FEITU · 第二十一章
执掌墨玉

白晟羽正要纵身飞起，一根细索便向冷青煜卷了过去，卷住他的腰身一扯，冷青煜便不得不被拉回了地面。

白晟羽连忙疾走几步，手一托他的腰，将他坠地的惯性减弱了许多，冷青煜这才踉跄着站稳。

他还有点迷糊着没有回神。刚才脑子有点木，只想着就此为锦娘死了也好，或许，她能记住他一些。这会儿人下来了，再抬眸，看到锦娘小脸苍白着，那双大眼水雾蒙蒙，正关切地看着自己。

他突然觉得满天的乌云全散了，心里满满的全是喜悦，顾不得自己脚上的痛，哑着嗓子问道：“你有没有伤着？”

“傻子，你想要自杀吗？”锦娘愤怒地骂道。

她的责骂让冷青煜如被幸福和意外堆了满心。她是在关心自己呢，她是在为自己伤心哭泣呢，他很庆幸方才自己勇敢地去做了那件事，若不然，怎么能将她的目光吸引过来？

冷青煜呵呵傻笑着，只是看着锦娘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冷华庭一把将锦娘抱进了怀里，紧紧地搂住她，刚才的余悸还没消散呢。差一点，只差那么一点点就失去她了，他有多么惶恐，有多么害怕，一颗心碎了又补，补了又碎，痛得快要麻木。好在老天有眼，锦娘一点也没受伤，她还是好好的，好好的啊。

眼泪忍不住就掉了下来，当着一大群男人的面，他一点也不觉得丢面子，任谁经历了方才的情形，也会情不自禁吧。

“少爷，少奶奶的衣服破了，会着凉的。”冷谦冷硬的声音不合时宜地在耳旁响起。

冷华庭立即脱下自己身上的外袍披在锦娘身上。

这时，叶二已经将控制室的总开关给关了。白总督也回过了神，立即让叶一带路，命人将整个厂子全都围了起来，尤其是刚才叶二所去的控制室，派人里里外外搜寻。

白总督说要带人清查时，冷华堂拱手对白总督道：“大人，此事太过蹊跷，华堂愿与几位世子一起参与搜寻。若不还这基地一片安宁的环境，弟妹也很难施展才学，一定要揪出幕后黑手，给死去的工人和我弟妹一个交代。”

不止是白总督，就是白晟羽和冷谦几个听了这话都是一怔。大家齐齐看向他，不知道他意欲何为，眼神里是明显的不信任。

白总督看了面无表情的冷华庭一眼，眼里露出一丝疑惑，没有说什么。

倒是白晟羽叹口气道：“二姐夫如此想是最好。那么，叔叔，就让二姐夫参与捉拿奸贼吧，或许……二姐夫更清楚奸贼的所在呢？”

冷华堂听他话里有话，眉头就皱了起来，正要斥责白晟羽几句，却听白晟羽接着说道：“毕竟二姐夫和几位世子爷先来几日，情况也比我们熟悉一些不是？”

真是打一掌又给颗糖。

冷华堂将那斥责的话生生咽了回去，只是狠狠地瞪了白晟羽一眼，一拱手，跟着白总督的属下走了。

冷青煜仍呆呆地站在锦娘身边，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。

一旁的冷逊真有点看不下去了，轻轻扯了下他的衣袖，“世子爷，你的腿在流血，还是赶紧去医治了吧。”

冷华庭垂眸看了冷青煜的腿一眼，见他一双鹿皮马靴靴面都磨破了，正向外渗着血，不由皱了眉，冷冷地对他说：“青煜兄，多谢！”

冷青煜听得一怔，心里就很不是滋味。他救锦娘，不需要这个男人来替她道谢，他是心甘情愿、无怨无悔的。

“华庭兄客气。”他还是拱手还了一礼，知道自己没法子跟冷华庭比，谁

让人家是锦娘的夫君啊。

“不过，方才我也救了青煜兄一命，咱们也算是扯平了。青煜兄还是早些回去医治伤腿的好，若落下个病根，保不齐皇叔会怪罪华庭呢。”冷华庭半挑了眉，似笑非笑地说道。

冷青煜听得脸上一阵尴尬。

“你是住哪？我送你就是。”冷逊无奈地拍拍他的肩膀道。

冷青煜一回头，见锦娘仍看着机器，完全没有回头的意思，不由大声道：“自然是住简亲王家的别苑里。我这伤可是为世嫂而受的，总要找几个伶俐的丫头好生地服侍我吧。”

“呃，是呀是呀，去吧，住别院里啊，正好幽兰妹妹也在，忠林叔那里保不齐还有不少治伤好药呢。”冷青煜正要黯然离开，却听锦娘冷不丁地回头道，两眼熠熠生辉，还带着一脸的八卦，哪里见到半点刚从生死关头回来的惊慌。

他的心又被刺了一下，忍不住就回头瞪了锦娘一眼，一瘸一拐地扶着冷逊出去了。

“少主，你发现什么问题了吗？”叶一忍不住问道。

“是的。方才那设备开起来后，按说，就算这些传动部位没有防护罩，也不可能会将人吸住绞进皮带机里才是。我方才仔细查看了一番，发现连接这条皮带机的齿轮被人做了手脚。原是逆时针转着的齿轮，现在是顺时针转，所以，人离得近了，开机时，一不小心，便会将人绞进去。”锦娘边看边郑重地说道。

“您是说……这个齿轮被反装了？”叶一大惊，下意识地就嚷了出来，脸色也变得凝重。

“是的。叶一，看来这个人对这台纺纱机很熟悉啊，而且，也懂得一定的机械构造原理。我先前听说，昨天这台机子是坏过了，谁修的？”锦娘直起身，眼睛一瞬不瞬地看着叶一，神情很严肃。

锦娘看似平淡的目光里带着一丝审视和威严，在这样的注视下，叶一心里没来由地就一阵发慌，低了头道：“回少主，昨儿确实坏了，正好就是这台皮带机，是、是叶二的儿子，叶小毛来修的……少主，难道是叶二……”

“来人，带叶二，立即将叶小毛抓来。”白总督也不等锦娘说话，大声命

令军士道。

叶一听得一震，声音颤抖着对锦娘道：“不可能的，少主，叶二与老奴一样，一家世代忠于简亲王府，他怎么可能会做这谋害少主之事？少主，若无真凭实据就怀疑叶二，会寒了老奴这一干人的心啊。”

锦娘眼里露出一丝伤感，或许，当年的叶姑娘很会笼络人心，手下的奴才一个一个对她都是忠心耿耿的。而且，叶姑娘既然教了他们一些技术，那他们几个在基地的地位就会非同小可，待遇肯定也不是一般奴才能有的。

人一富贵，心就会生变，就会有更多的欲望和不甘心，利益驱使下，又有什么干不出来呢。

“叶一，你既是叫我一声主子，那就请你相信我的判断。人说话会撒谎，但机器是死的，它不会撒谎。一会儿你让人来，将这皮带机重装一遍，看我说的不是真的。”

叶一也觉得有理，回头看了身后的叶三叶四一眼，那两位点了点头，却是皱了眉道：“回少主，工人全都被关在了后面仓库里，您看……”

锦娘这才想起这一茬来，她回头看了眼冷华庭。

冷华庭皱眉问叶一：“他们现在情绪怎么样？还会闹事吗？”

叶一叹了口气道：“他们不过是被吓到了。这机器也运转了很多年了，虽也弄伤过工人，但从未像这次一样，将人活活吸进去绞死的。害怕也是有的。”

锦娘听了便道：“那你带我们去，我去告诉他们，什么妖魔鬼怪一说，全是无稽之谈。”

叶三叶四方才也听到锦娘所说的话了，他们也有些明白，毕竟与这机器打交道也有几十年了，有些东西，一点就通的。只是他们向来以叶一为首惯了，所以，都不说话，只是看着叶一。

锦娘皱眉。他们这些人，口里说是拿自己当主子，其实，早就自己结成一派了吧。若事事得叶一拿主意，那叶一一旦有点小心思，这基地就会变得难以收拾，不知道王爷是如何管理他们的。

“速速带少奶奶去，你们还在等什么？”冷华庭也看出来那几个人的小动作，语气很是严厉。

叶一听得一怔，爬满皱纹的脸上带了一丝不豫，微垂了头，掩饰着眼底一

闪而过的犀利，没有动，也没有作声，像是在迟疑，更像是在无声反抗。

锦娘微微一笑道：“当年的叶姑娘能够调教出一批人来，难道本夫人就不能吗？这个世界，少了谁，太阳照样都会从东边升起，不信的话，大可以拭目以待。”

锦娘一脸的从容与淡定，脸上带着自信的光彩，语气平和，却是铿锵有力，话语坚决又不容置疑。

叶一几个听了脸色微变，神情也肃穆了起来。叶一一垂手，对锦娘行礼道：“老奴不敢，老奴这就带少主过去。”

锦娘看他们几个被自己一席话给暂时震慑住，心底是否服气并不知道，但如今正是用人之际，她也不想做得太过。

叶一带着锦娘与冷华庭一行人来到工厂后面的仓库里，果然这里有吵闹之声。

一队军士把守在仓库门外，防止工人破窗而出，锦娘让人把铁门打开。

门一开，里面的工人便往外冲，但很快被军士拦住。锦娘身材娇小，小小的个头被军士们拦着，根本无法看到工人，也无法让工人看到她。她便让人搬了个大桌子来，自己往桌子上站去。

锦娘安抚地对冷华庭笑笑，眼睛明亮，还含了一丝坚决和自信。冷华庭点点头，自己抱起她，一个飞身，便将她送到桌上。

锦娘看着下面蠢蠢欲动的工人，清了清嗓子，大声说道：“工友们，你们受苦了。”

她的声音清越而悠扬，许多工人正与军士吵闹，突然看到桌子上站了一个女子，对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呵斥，话语里全是尊重与体贴，不少工人便停止了吵闹，静静地看着锦娘。

锦娘看他们安静下来了，便又道：“我是这里的新任接班人，墨玉就在我手上。现在这里的一切，由我说了算，请大家认真地听我说。”

此言一出，工人们又开始议论起来。

很多人会不服自己，这是锦娘意料中的事情，她接着又道：“工友们，听说昨天纺织机出了事故，绞死了两位工友，对这件事情，朝廷很重视，也很遗憾。我今天来，就是要解决这件事的。”

工人们正为这事心中恐慌，听锦娘提起，很多人又激动了起来，有人大喊

道：“有鬼，有妖怪啊，纺织机在此百年之久了，吸走了多少灵气，里面有纺织魔啊。”

锦娘很无奈地听着这些愚昧又无知的话。但她知道，此时不能生气，只能心平气和地对他们说，更要拿出切实的证据证明自己说的话是对的，让他们相信，妖魔鬼怪根本不存在。

“工友们，请静一静，请听我说，我方才也被纺织机绞进去了，衣服被绞烂了。但是，我安然无恙地出来了，若真有魔鬼，又怎么可能放过我呢？”

她身上裹着冷华庭宽大的外袍，看着有点怪，但工人们先前的的心思全在如何逃离上，哪里会注意这些。这会儿她自己说了，工人们倒是认真地看了起来，见她果然穿得很不合时宜，头发也有点散乱，看着有点狼狈，心里便信了几分。

一旁的白总督大声说道：“此乃本官和众人亲眼所见，大家不信，可以问叶一叶三几位。”

工人们便将目光全投到叶一叶三身上。

众目睽睽之下，叶一再也不能沉默，他咳了一声，大声道：“方才之事，是老夫亲眼所见，少主的确被皮带机卷了进去，又死里逃生了。”

锦娘大声道：“我已经查探清楚了，是有人在皮带机里动了手脚，将皮带机传动齿轮反装，才会酿成此等惨祸的。现在，我想请几位师傅出来，将那齿轮重装一次，再开机，大家可以亲眼见证，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。若再出现危险，你们可以拿我是问。”

有的工人并不相信，那皮带机可是叶二亲自看着装的，他们家都装了几辈子了，怎么会装错？

“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现在就请派几位能干的工人代表出来，大家先在此处等着，等机器正常了，便让你们亲自去看。”锦娘含笑说道。她的话亲切随和，没有半点高高在上的意味，如谈家常一样。

工人们觉得她说得也很有理，便推了几个人出来，跟着锦娘重新回了车间。在锦娘的指导下，工人将皮带机重装了一遍，锦娘令所有人全都退开，至少离纺纱机两米远的距离，再让人将机器开将起来。在任何人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下，她静静地、从容地走向那台出过事的皮带机……

所有人全被锦娘的大胆、自信和勇敢震住，就是白总督、冷谦这样看惯生

死的冷硬汉子，也为锦娘的勇敢折服。

工人们更是掀起心来，有人忍不住叫喊了声：“不要啊……会死人的。”

锦娘淡淡地回头一笑，走近那台正转动着的皮带机，轻轻摸了摸操作台上的手柄，又故意挨那皮带更近一些。她穿着冷华庭长长的衣袍，在皮带机面前走来走去，却并未出现皮带机吸衣服，将人绞进去的事情。

锦娘走了一圈后，回头对叶一和方才带过来的几位工人道：“如此大家可以相信了吧。并没有所谓的妖魔，事故发生的原因，全是有人捣鬼，这不是天灾，是人祸！”

叶一脸终于露出了愤怒之色，他眼里全是愧疚与自责，更多的是钦佩。他下摆一撩，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对着锦娘纳头便拜，“少主，老奴错了，老奴不该怀疑少主的能力，请少主责罚吧。”

叶三叶四见了也跟着跪下，对锦娘磕起头来。那几个跟来的工人一见，也是纷纷跪下，大声喊道：“多谢夫人。”

锦娘笑着扶起叶一，对叶一道：“你既是信了，便去与工友们说清楚，如若他们还想留在这里工作，我还是欢迎的。若有人想离开，我会让少爷给每一位发放安家费，请他们自行选择吧。再有就是，那两位死难的工友，自基地库里领一千两抚恤金，以赡养和安置他们的家人。此事，请你一并办了吧。”

这些话让那些工人听得一震，心里升起一股由衷的感激。少主宽仁善良，不过十几岁的年纪，又从来没有来过基地，男人都不懂的机械原理她都懂。难道，她是叶姑娘转世？或者，她也是神仙下凡，特地来拯救基地的吗？

一时间，他们的心变得虔诚了起来，看向锦娘的目光里全是崇拜和敬仰。

锦娘又找出纺纱机里的几处故障，命叶一带人修理好。有很多配件需要更换和改良，一时也来不及，她使用笔记下，打算回家画好图纸，再着人去造。

这时，冷华堂果然带人将叶二和叶小毛抓了来。工人们一见，全情激愤，大骂叶二一家丧尽天良、狼心狗肺，就是叶一、叶三几个与叶二相交多年，也是对他恨到了极致。

叶二刚被带过来，便被叶一狠狠地甩了一巴掌，骂道：“你这个数典忘祖的畜生，你为何要如此做？”

叶二一脸的愧色，老泪纵横，心痛又绝望地看着他的儿子叶小毛，无奈地垂下了头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
很多工人指着叶二的鼻子痛骂。

锦娘等他们气出得差不多了，才命他们全散了。

冷华堂几个也是对叶二父子恨之人骨。他们好好地来，原想着有一番作为，结果没几天便闹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引起公愤不说，还惹得民众闹事，差点酿成大祸。若不是还没有找到幕后黑手，真要一剑杀了这两个人。

和亲王世子 and 荣亲王世子两个这一回可真是对锦娘心服口服了。若非锦娘聪慧机智，一两个时辰便将一场大祸消弭于无形，他们真会难逃罪责，更别说丢尽了京里父王的脸面。此事过后，和亲王世子、荣亲王世子与冷华庭的关系亲密了起来，倒是与冷华堂保持了距离。两人老实地退出基地，让位于真正的贤能之人。

他们原就是皇孙，又有几分才学，与冷华庭也很谈得来。一时间，两人也不肯回驿站了，如冷青煜一般，笑着闹着赖进了简亲王别院里住着。

白大总督连夜审讯了叶二父子，严刑拷打之下，终于查出是西凉人收买了叶小毛，故意在机械里搞鬼造成混乱。而躲在控制室里暗中开机，准备杀死锦娘的也正是叶小毛。他们供出西凉人在基地的据点。白总督顺藤摸瓜，一举将暗藏在基地和江华县城的西凉人全部抓获。不过，首恶闻风逃走了。

后来冷华庭和白晟羽分析，西凉人先是想掳了锦娘和冷华庭走，想逼他们夫妻为西凉新建一个基地出来。后来几次三番全都失败了，便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想干脆杀了锦娘，让大锦的基地也就此毁了，破坏大锦倚仗的经济支柱，那也算是一个大大的收获。

锦娘强撑着精神在基地里忙了几个时辰，回去时，一上马车就伏在冷华庭的怀里睡着了。

她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，肚子饿得直叫，眼还没睁就喊道：“相公，我饿死了。”

却半天没听到声音，锦娘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便触到冷华庭那对湛蓝又妖艳的眸子，正深情地注视着她，眼里竟是微微带着湿意。

锦娘一怔，脑子里立即清明了，猛然坐起来，便向他靠过去。

“别乱动，你现在不能乱动。”冷华庭慌慌张张地自轮椅里站了起来，坐到她身边，一把将她揽进怀里。

冷华庭大手怜爱地抚摸着她的额头，原本醇厚的声音如今越发飘忽，带了

一层柔柔如细沙般的沙哑和磁性，更添了几分魅惑与动人，“娘子，咱们真有了。”

“哦，有了，有什么了相公？”锦娘的脑子还没转过来，被他那美如天籁的声音给蛊惑，木木地问道。

冷华庭笑着将她搂得更紧，声音里带了丝哽咽，还有一丝后怕，以及劫后重生的喜悦，“傻娘子，咱们有宝宝了呀，你不是已经知道了？”

“哦，宝宝啊……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相公？”锦娘懒懒地，有点漫不经心地又哦了一声，反应过来时激动地自他怀里钻了出来，大声问道。

冷华庭好笑又无奈地拿手指戳她，“真不知道该说你是太聪明还是太糊涂。大夫说，快两个月了，你竟然都不知道？我的傻娘子呀，你快要吓死我了，我再也不让你做那些危险事了。老天保佑，你遇到如此多劫难，我们的孩子却仍安然无恙，谢谢老天爷啊。”说到后面，他竟是喜极而泣。

锦娘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。真的有孩子了，她隐隐地很开心，又很害怕，都说女人生孩子那是自鬼门关里走一回。自己这个身子才十五岁，发育都不太齐全，加之这里的医疗条件又不好，若是遇个难产啥的，只怕这条命都会丢了。

可是相公他是如此的开心，如此幸福，他想这个孩子想了很久了吧，只是因着自己先前有那不足之症，所以一直没有说起过。他自小就孤独，看着锦衣玉食，身边却全是要害他、要杀死他的人，不过十二岁就被人下了毒，被毒药折磨了整整六年之久，还由一个相貌堂堂的伟岸男子变成了一个人人可怜的残疾，他甚至因此连亲生父母都不相信了，不再相信任何人。那几年，他的世界里全是灰暗和无助，更多的是寂寞和凄凉吧。他太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了。她知道，那是他们爱情的证明，一个孩子，能让他的心变得踏实和安宁，更能让他恢复所有属于他的尊严和信心。

生吧，孙锦娘，为了这个深爱着你，你又深爱着的男人，勇敢地接受腹中的小生命，快乐地迎接他的到来吧。

原来，昨天锦娘太累，在马车上就睡着了，冷华庭一直抱着她让冷谦推回屋。一进门，他便命人请大夫来给锦娘把了脉，大夫果然诊断出锦娘怀有身孕了。

张妈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，悄悄地离开了。她自正屋转到后堂，进了

偏房。忠林叔正在房里捣鼓着香料，张妈妈笑着走近他，端起桌上的茶喝了一口。

“怎么样，大夫说了什么？”忠林叔头都没抬，手里仍是忙碌着。

“好事情，少奶奶真怀上了，大夫刚诊的脉。老天有眼啊，真让少奶奶给怀上了。”张妈妈心情仍是很激动，声音都有点哽咽了。

忠林叔听了猛然抬头，眼里也是一片惊喜之色，却什么也没说，丢了手里的东西就闷头往外走。

张妈妈忙拉住他道：“老头子，你做什么，都这么晚了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”

“给王爷报信，这事出乎王爷的意料，我得给他报个喜讯去。”忠林叔头也没回，边走边说道。

张妈妈松了手，喃喃道：“那我要不要也告诉王妃啊。哎呀，真要说了，我怕王妃会高兴得不管不顾地就冲到江南来呢。”

忠林叔听了这话倒是站住了，眉头皱了起来，似在深思着，半晌才道：“王爷若是知道了，自会有打算的。如今是非常时期，你也知道，王爷最在乎的就是王妃了……”

“那是，不然王爷也不会想出那么一招，故意留在府里护着王妃了。少爷和少奶奶如今越发的成熟老练，尤其是少爷，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无论是智谋，还是手段，可都不比王爷差。王爷应该放心了吧。”张妈妈听了便叹了口气道。

忠林叔也跟着叹了口气，“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王爷一直就在夹缝中过日子，他也很无奈啊。不说这么多了，我去报信了。”说着，便出了门。

张妈妈一个人坐在屋里就有些发怔，突然心中又是一凛，世子爷可也住在别院里头呢。这会儿少奶奶怀了孕，他会不会又弄什么幺蛾子啊，不行，一会老头子回来，再跟他商量商量要如何防着些才是。

锦娘这边正下定决心要好好养胎呢，外面张妈妈就在问：“少奶奶，得起了，白家七姑娘找您说话来了。”

锦娘听得眼睛一亮，这位白姑娘虽说是任性傲慢了些，但人还是不错的，又喜欢那个装嫩小子，要是撮合了他们，倒也是一桩好事呢。她体内的八卦因子又起，从床上爬了起来，刚要往下滑，冷华庭一把抓住她，小心地托住她的

腰身，嗔道：“不过是个不相干的人，你急个什么劲，毛毛躁躁的，也不怕伤了身子。”

锦娘放慢动作，无辜地看着冷华庭，“丰儿、四儿，你们两个快进来。”锦娘无奈地嘟了嘴道。

丰儿、四儿两个笑着打了帘子进来，福了礼道：“少奶奶，您大可不必急的。少爷说得也没错，您如今可是双身子的人了，不能乱动的。白姑娘有张妈妈款待着呢，不会得罪了去。”

连她们两个也跟着念，这才开始呢，锦娘抚额做头痛状。

四儿换了根玉簪子给锦娘插上，两口子精神熠熠地出了门。白幽兰正百无聊赖地坐着，张妈妈在一旁陪着她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。

见锦娘出来，白幽兰便笑着起了身，福了一礼道：“听说世嫂有喜了，妹妹特地过来给世嫂道喜。”

锦娘走到主位上坐下，笑道：“妹妹客气，同喜同喜。”

白幽兰心里急着要去看某一个受伤的人，只是自己一个大姑娘家，这样子不管不顾地过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有锦娘陪着，那就好说话得多了。

白幽兰期期艾艾地就问起昨天在厂子里的事，弯弯绕绕地说半天，总也没说到正题上。锦娘急了，干脆直接地说道：“青煜世子昨儿个可是为了救我受了伤呢，幽兰妹妹若是无事，便陪嫂嫂一起去探个病吧。怎么说，你们两家也有交情，你爹爹不在，你就替你爹爹去看看也是应该的。”

白幽兰等的就是这句话，也不再客套，“那是自然，妹妹这也备了些药，想送给世子呢，那就一起吧。”说着就起了身。

冷华庭很恼火地瞪了锦娘一眼，很不赞同地看着她。

锦娘两眼使劲往白幽兰身上睃，又不时眨巴眨巴着，一副八卦到不行的样子，让冷华庭又好气又好笑。他不知道她如此热心做什么，不过，想着她才受了几次大难，又日日为基地上的事情揪着心，让她玩玩也好，也不再瞪她，只道：“一会儿要去厂子里，早些回，我在屋里等你呢。”

锦娘立马狗腿地对他绽了个大笑脸，假惺惺地给他道了个万福，不等冷华庭再说什么，一溜烟就出了正屋，生怕又被他抓回去。

四儿好笑地跟在锦娘身边，生怕她磕着碰着了，小心地看护着她。

冷华庭一到江华，便接手了太子在江南的暗卫。如今整个别院里处处都是

暗卫把守着，就是锦娘出门，到院子里行走，身后也会隐着两个暗卫，只是锦娘全然不知罢了。

锦娘和白幽兰说说笑笑，没多久就走到了冷青煜的湖畔小筑。江南别院的大总管早就派了两名丫环服侍冷青煜，只是这里的丫环们对锦娘不太熟，昨天又来得匆忙，晚上回屋时，锦娘又是睡了的。这会儿锦娘和白幽兰来了，她们倒是给白幽兰行了礼，给锦娘行礼时，却不知道要称呼什么。

“我是你们的二少奶奶。世子可在？”锦娘也不介意，笑着自我介绍道。

那两个丫环听得微怔了怔，对视一眼后，恭敬地再行了一礼。一个便笑着进去给冷青煜报信，另一个却是个嘴巴伶俐的，“奴才还是第一次见到二少奶奶呢。听院里人说，二少奶奶可是个神仙般的人物，才气纵横呢，男子都做不了的事情，二少奶奶却会。今儿总算看到了，奴婢也算是有福气了。”

她的声音清脆悦耳，又是一脸可爱的笑，大大的眼睛看着就有点像死去的金儿，锦娘没来由地就对她生出几分好感来，“你以前就是在这个小筑里当差的吗？”

“回二少奶奶，奴婢叫双儿，以前是在您现在住着的听雨院里当差的，这次是被大总管调到这里来。”双儿笑着回道。

“哦，这样啊。”锦娘没再往下说。

一时，另一个丫环出来说，冷青煜正在屋里养伤，请二位进去。

锦娘微笑着往前走，白幽兰却有点怯怯的不好意思。锦娘将她手一挽，拉住就往屋里去。

还好冷青煜并没有躺在床上，他半歪在太师椅里，两腿被包成了两个大粽子，怪不得这么老实没出门呢。

一听说锦娘来看他，他那颗心差点高兴得从胸膛里跳出去，一脸期待地就想要起身，无奈脚被包着，跑不得，只好半支了身子巴巴地看着门外。

锦娘一进来，看他那副样子，不由抿嘴就笑，“世子爷，你的脚可好些了？”

冷青煜看着锦娘的笑发怔，耳根子没来由就有点发热，心里也莫名地紧张起来。看她笑吟吟地看着自己，他好半晌才道：“呃，好、好一点了，你、你怎么来了，昨日，可有受伤？”向来以潇洒自如著称的他，竟然连话都说得不利索了。

锦娘很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将白幽兰推到前面，“幽兰妹妹她很惦记你的伤，特意让我带她来看你呢。”媒婆工作正式开工。

冷青煜怔了怔，墨玉般的俊眼立时微黯了黯，嘴角扯出一丝笑意，礼貌地对白幽兰道：“是吗？那谢谢白姑娘了。”低了头，却是再不开口说话。

白幽兰看着心里就闷得慌，自己难道就真的比孙锦娘差很多吗？为什么他跟她说话就双眼亮晶晶的，跟自己说话，却是连看都不看一眼？

“世嫂说是青煜哥哥昨天救了她，她也是特地来看你的呢。”白幽兰很聪明地说着他感兴趣的话，尽量不让场面变僵。

果然冷青煜的头又抬了起来，眼里绽着期待的亮光，静静地看着锦娘。

锦娘微感觉有点不对劲，干笑道：“嗯，是啊、是啊，多谢世子倾力相救。”说着，自四儿手里拿过一个礼盒放到桌上，一转头，笑着对白幽兰道：

“幽兰妹妹也有礼要送给你呢。哎呀，看这时辰也不早了，世子、幽兰，你们先聊着，我还得跟相公去厂子里呢，就不打扰了。”说着就起了身。

白幽兰没想到她这么一会儿就要走，虽然她很想与冷青煜单独待在一起，但毕竟是未出阁的大姑娘家，与男子独处还是很不合宜的。

她无奈地也起了身，却是很关切地对锦娘道：“世嫂，你千万要慢着些，你可是双身子的人了，得保重些才是。”

锦娘眉开眼笑，回头对她道：“幽兰妹妹啊，你不要这么早就走嘛，在这里和世子聊聊天吧。反正大门开着，又有丫环在一旁，没啥不合礼数的。世子也最是洒脱的性子，可不是古板之人，你就不用送我了，留步、留步。”

冷青煜听到白幽兰说锦娘怀孕时，心就一抽，仿佛有人拿根细绳将他的心勒紧了似的。老天连一点机会都没留给他啊。正发怔，又听她巧笑嫣然地说让白幽兰陪他，呵呵，原来，她真的不是来看自己的，她……竟是来为他做大媒的。

一抬眸，看到白幽兰眼里的一抹怜惜，他脸色一沉，似乎最重要的秘密被人偷窥，一股厌恶之情油然而生，冷冷地对白幽兰道：“多谢白姑娘好意，青煜乏了，想歇歇。”

白幽兰从小到大，还是第一次被人如此直白地往外赶，她强忍着心里的委屈和酸涩，勉强笑道：“那幽兰就告辞了，青煜哥哥好生休息。”

锦娘开开心心地跟着四儿出了门，却看到双儿正笑吟吟地送了出来，礼貌地对锦娘道：“二少奶奶慢走。”

锦娘回头对她笑笑，继续往前走着。自屋里去院子里是要下几个台阶的，锦娘脑子里还在想着冷青煜和白幽兰的事，没有注意脚下，下了几个台阶之后，走到倒数第二个时，突然脚一滑，好好的身子一个趔趄就向前扑，吓得四儿立马去扶她。谁知四儿自己脚下也是滑得很，一时两人同时向前扑……

在她们倒地前的那一瞬，突然感觉肩膀被人一提，整个身子便悬了空，很快又稳稳地落了地。锦娘心有余悸地看着地面，不停地拍着自己的胸口，一颗心吓得差点没碎掉，环顾四周，却见人影一闪而逝，不见了。

锦娘定定神，抬眼看自己方才差点摔倒的地方，看到那台阶上正好有一块油渍，而自己刚好就踩在油渍上了，四儿也一定是被油渍滑到了……怀孕的消息才放出，对方就有人下手了，来得可真快啊。

锦娘冷笑着往回走，一回到听雨院，她便沉着脸往里走。

冷华庭正坐在屋里等她，看她脸色不对，也不问她，只是探询地看向四儿。

四儿脸色也有点苍白，内疚地垂了头道：“方才少奶奶差一点摔着了。”

冷华庭一听眼眯了起来，就想骂人，但看锦娘一脸黑沉沉的，估计刚才怕是又吓又慌，如今更是被气着了，只好叹口气哄道：“以后少往外跑了，在这院子里就好。要不，你去哪里，都由我陪着，别再一个人出去就是。”

“相公，着人将别院总管叫来，我得先将这别院里整治整治再说。”锦娘严肃地对冷华庭道。刚才真是吓到她了，更是将她气到不行。在王府里就是日日过着如履薄冰的日子，到了江南，原想着可以放下心防松懈一下的，没想到一日没过，就有人杀上门来了。她没那心思跟那些人玩躲猫猫的游戏，快刀斩乱麻，先收拾清理了这些下人再说。

冷华庭听她说得认真，倒是笑了起来，扬眉道：“怎么，娘子真打算在这里长住了？”

“那当然，江南的气候比京里好多了，我喜欢在这里。而且，厂子里的事情弄得完，得要好几个月，那时候身子沉了，想回去，也不可能了。”

“那倒是。不过，这里比不得王府。王府有父王和娘亲为你撑着腰，这里的总管怕是不一定会听咱们的话。”冷华庭沉思着说道。

“他不听我的，我就先向他开刀。最多父王醒了后责怪我就是。那些日防夜也要防，心神不宁的日子没法过，对宝宝也不好。相公，一会儿你只要看着就行。我就不信了，真还让恶奴才欺到主子头上去了不成？”锦娘冷笑着说道。

“嗯，娘子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他要敢反驳，我就砸破他的脑袋。父王来了，由我一力承担。”冷华庭宠溺地看着自己的小娘子，斩钉截铁地说道。

锦娘心里暖暖的，一扬手，对张妈妈道：“使个人去，将院里的总管、管事、管事娘子一起全给我叫来。”

很快院子里就来了男男女女十几个人。总管是个中年男子，也姓冷，是王爷自京里带来的，管着江南别院也有些年份了。

他被叫来后，有些莫名。但他是个性子沉稳之人，很懂得察言观色，见锦娘脸色很不好看，一进院便躬了身，一副很恭敬听训的样子。

“不知二少奶奶将奴才等都唤来，有何吩咐？”

锦娘悠闲地在这十几个人面前踱着步道：“我初来乍到的，也不知道你们的名字，更不清楚你们平日的为人，我就以事论事了。方才我去湖畔小筑，有人使阴绊子，在屋前台阶上浇了油，差一点让本少奶奶摔倒。我相信，你们都已经知道，本少奶奶如今是怀了身孕的，若那一跤真摔了下去，你们可想过后果？”

此言一出，大总管脸色立变，他回头快速地看了另外那十几个人一眼，又垂下头去。而那十几个管事和管事娘子立即噤若寒蝉，无人敢说一句话。

大总管很无奈，二少奶奶问话总不能冷场吧，没一个人回答可不行，只好躬身回道：“还好二少奶奶洪福齐天，没有出事，不然，奴才等可是罪该万死了。”

“确实罪该万死！”

锦娘的话如冰刀般冷硬，大总管听得眉头微皱。

锦娘接着又问：“大总管，湖畔小筑里的仆人是谁安排的？”

“回二少奶奶的话，是奴婢。”

这一回，回答锦娘的是个中年妇女，看着四十多岁的样子，衣着也体面，头上的饰物倒是比张妈妈几个的要奢侈得多。看来，她在这府里的话语权还不